

# 香港泛民陣營新動向

## ——以 2015 年區議會選舉的協調為視角

常 樂\*

### 一、引言

選舉協調是現代選舉制度和政黨制度的重要內容，也是影響選舉成敗的重要因素。選舉協調的核心是參選人的協調，選舉協調也包括內部協調和外部協調兩大內容。內部協調是政黨組織如何推出高素質、

強競爭力的參選人，外部協調是同一陣營的不同黨派如何避免自相殘殺。很多成熟的現代民主國家，其政黨內部或者黨際間的參選協調問題已經法律化、制度化，從政者也都高度認同這種選舉制度和遴選機制，這也成為政治生態健康、政治局勢穩定的一個重要保障。

表 1 因選舉導致近年香港主要政團的分合重組

年份	主要政團	分合	
2005	民建聯(1992年7月成立) (因2003年民建聯區選大敗，思考拓寬其政治光譜，與較多政治精英的工商專業團體港進聯合並即成為上選，後者中有劉漢銓、譚慧珠、蔡素玉等)	港進聯 (1994年7月成立)	合
2008-2012	民建聯 (工聯會從2008年開始打正旗號參選，到目前成為一個主要參政政團，它與民建聯日漸成為同一建制陣營的朋友與夥伴關係，而不再是包含或依附關係)	工聯會	分
2008	民主黨(1994年10月由港同盟與滙點合併成立) (2008年12月，劉慧卿率前綫核心成員加盟民主黨，並當選民主黨副主席)	前綫 (1996年成立)	合
2008-2012	自由黨(1993年6月成立) (因2008年立法會地區直選全軍覆沒，林健鋒、梁君彥、劉皇發等退黨，至2012年後者籌組經民聯)	經民聯 (2012年10月成立)	分
2010	民主黨 (黨中的改革派以民主黨沒參與“五區公投”和支持2012年政改方案而出走，成立新民主同盟)	新民主同盟 (2010年10月成立)	分
2011	人民力量(2011年1月成立) (為反對民主黨、民協等支持2012年政改方案，選民力量、前綫、進步民主連線聯合成立人民力量，目標是參加區議會選舉，狙擊民主黨，讓其“票債票償”)	前綫 (2010年9月重新註冊成立)	合
2014	新民黨(2011年1月成立) (2月，為解決“有頭無腳”和“有腳無頭”的尷尬，公民力量成員加入新民黨，二者結盟)	公民力量 (1993年12月成立)	合
2014	經民聯 (西九新動力主席梁美芬係經民聯創黨成員，二組織都以專業服務為宗旨，從2014年3月開始，二者合作關係進一步加強，經民聯在九龍地區設立第一個地區辦事處)	西九新動力 (2008年3月成立)	合

註：本表根據互聯網資料整理。

\* 中國人民大學台港澳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員，教授

香港特區由於沒有政黨法，也沒有真正的政黨政治，加之逼仄的選區、複雜的選舉制度和多重政治力量的滲透，使得其選舉協調工作異常複雜。並且還會因選舉協調不力而不斷出現黨員退黨、政黨重組以及政黨間的攻訐和傾軋(見表 1)。再進一步，香港政團成員的遊移、政團的分化組合，不僅影響到兩級議會中間政治力量的對比，還在一定程度上制約着特區政府的施政，並且逐步推高香港社會的政治化程度。

本文主要考察 2015 年香港區議會選舉中間的泛民陣營的參選人協調問題，由此來分析探討 2015 年區議會選舉的特點、區議會選舉與“佔中”和政改之間的關係，以及整個泛民陣營的內部結構和政治發展動向等。

## 二、泛民區議會選舉協調平台

泛民對 2015 年區議會選舉的協調問題可謂十分重視，着手早、持續長，手段多元，明暗結合，全港性和地區性統籌聯合發力，將多個社會資源都調集運用到區議會選舉的協調工作上來，總體上取得了較為理想的效果。從泛民區選協調的平台搭建和運作過程，就可明顯看出上述特點。2015 年區議會選舉泛民的協調平台主要有：

### (一) “民主動力”

“民主動力”於 2002 年成立，主要致力於香港政制發展和立法會、區議會的選舉協調工作，是泛民政團的智囊和統籌協調機構。2003 年“七一”大遊行後，泛民開始嘗試第二屆區選協調。2007 年的第三屆區議會選舉，“民主動力”推動成立“泛民區選聯盟”，給參選人制定統一標識，希望每一選區只有一名泛民的參選人，取得較好的效果。該年泛民只有 7 處撞區，其中多為公民黨和社民聯的成員(此後社民聯退出協調機制)，但這已是香港有區選以來最少撞區的一次。2011 年以來，“民主動力”加大了對泛民政團間的區議會選舉的統籌協調力度，同時也集中力量參與推進所謂“真普選”運動。2015 年 5 月還發起 91 名民選泛民議員聯署反對特區政府提出的 2017 年

行政長官普選方案。

“民主動力”目前是泛民政團間協調立法會和區議會選舉佈局和參選人的最重要機構。它主要負責協調民主黨、公民黨、工黨、街工、民協、社民聯、新民主同盟、公民起動等 8 個泛民政團。對於 2015 年區選，民主動力創辦人、現任副召集人的鄭宇碩稱在泛民政團之間實現了“完美協調”。<sup>1</sup> 這些泛民主要政團之間並沒有出現“撞區”現象，基本實現了泛民與建制在區選中的“大比拼”。<sup>2</sup>

### (二) 《社區公民約章》運動

《社區公民約章》運動是“佔中”後泛民發起的旨在自下而上改變香港政治生態、推動社區自治、公民參與的民主化運動，這也是反對派在長期高調推進政制發展運動走上窮途末路之後的一個較大的方向性變動，從上層的智識階層和議會鬥爭走進社區、發動社區，逐步實現公民自主參與政治的理念。該運動的發起，從陳建民在“佔中”時期的號召青年走向社區和發動群眾為起點，得到多個組織的認同，其發起人有香港大學副教授戴耀庭、土地正義聯盟的朱凱迪、公民黨吳靄儀(吳並為該運動的召集人)、前學聯秘書長周永康、城鄉共生連線姚松炎等。也是在“佔中”後泛民整體注意力轉向社區的大趨勢下，2015 年區選無論是民主黨、公民黨還是民協等傳統泛民政團參選人都比較重視社區工作，主張發動基層，公民參與，制衡政府。2015 年 10 月 11 日，15 位泛民區選參選人還集體宣佈支持並簽署《社區公民約章》，承諾將約章理念融入選舉政綱及實踐，共同推動“社區自主、公民參與、經濟共享”目標的實現。這些參選人有民主黨區諾軒、社民聯黃浩銘、民協歐陽東、工黨郭永健、土地正義聯盟朱凱迪、城鄉共生連線姚松炎以及一些傘兵等。<sup>3</sup> 由此可見，《社區公民約章》運動實際上起到了區選協調、佈局和推動的作用。

### (三) 新媒體“高登討論區”

“香港高登”(hkgolden.com)是香港近年興起的很受香港年輕人歡迎和高度參與的一個網絡新媒體，平台分潮流、動漫、玩具、音樂、影視、攝影、學術、汽車、電台、成人、時事等欄目。高登討論區，

2000 年開始運營，2006 年後轉向時事和惡搞，創造網絡術語，迄今發展成為香港最具影響力的網絡論壇。高登討論區凝聚了一大批比較激進的泛民青年，專注於討論區議會選舉問題，從 2014 年開始即對 2015 年區議會的選舉問題作出了策劃、鼓動和宣傳，一定程度上起到了選舉協調的作用，尤其是對青年泛民和獨立泛民的參選發揮了不小作用。從 2014 年 11 月份起，高登討論區連續發佈 4 份“2015 區議會計劃”，開始其區選佈局的討論和安排事宜。該計劃主要是發動“高登仔”參加來年區議會的選舉，以打亂建制派的選舉部署，防止建制派自動當選，並希望形成地區勢力，最終染指立法會。其選民基礎主要是“高登仔”、網上青年群體、前兩者的親屬以及當區的中立選民。此後“高登討論區”不斷上載各類區選資料，討論各區參選人背景、特點，為各區選舉出謀劃策。“高登討論區”也就成為泛民區選的參助選人的經驗交流、宣傳鼓動、組織聯絡、信息發佈、資源共享的重要平台。

#### (四) 泛民議會和地區泛民議會

“泛民議會”由立法會中泛民議員所組成的“飯盒會”演變而來。泛民議員的“飯盒會”在 2004 年 10 月 8 日成立，2015 年 9 月 9 日“飯盒會”易名“泛民議會”，首任泛民議會召集人為工黨議員何秀蘭。立法會泛民議會的成立，其目的之一就是加強泛民在地區尤其是區議會層面的協調、合作和對政府施政的監察。泛民議會成立翌日，泛民 17 名代表就在港島東區成立“東區泛民主派會議”，其召集人是公民黨東區區議員黎志強，副召集人是民主黨東區區議員趙家賢。“東區泛民議會”在區選前的成立，其目的就是集合東區泛民政團的力量，“以老帶嫩”，與東區區議會中的建制派相抗衡，爭做“地區影子議會”。<sup>4</sup>

#### (五) 泛民地區性協調與合作

泛民除通過多個平台進行全港性協調之外，其地區性協調也很突出。10 月 8 日，民主黨、公民黨、新民主同盟共 6 名成員一同到該區報名參選，並在荃灣民政處門口聯合舉辦造勢活動，公民黨主席余若薇到

場助威，還喊出“團結泛民力量，重奪荃灣議會”的口號。11 日，該區所有反對派參選人又在西樓角公園舉行“泛民團隊誓師大會”，打出“泛民團隊創出新荃灣，從地區開始贏回香港”的口號。13 日，街工和民主黨也聯合在葵青打出“泛民團結為社區”的大型橫幅，為兩個政團 19 名參選人集中造勢。所以總體上看，2015 年泛民的區選協調工作是相當成功的。

“佔中”發起人陳建民和戴耀庭在一定程度上也介入到傘兵組織的選舉協調工作。突出的例子就是在灣仔司徒拔道選區面臨“撞區”的傘兵組織“灣仔廣義”和“2047 香港監察”。經“民主動力”和陳、戴的多方努力，“2047 香港監察”終於讓出司徒拔道選區，而參選跑馬地選區。<sup>5</sup> 另外，“2047 香港監察”也避免了與公民黨候選人在中西區山頂選區的“撞區”問題。<sup>6</sup>

### 三、2015 年泛民區選協調的背景與特點

(一) 2015 年區選是“佔中”和政改之後第一次全港性大型選舉，選舉協調也充滿“佔中”和政改的元素與特點

首先，泛民一致認為，“佔中”雖然失敗，但是民主的種子卻在香港青年中間發芽和覺醒。泛民眼中的民主覺醒的“佔中”遺產，今後會在兩個方面持續發展：一是青年人的持續參政，包括參加區議會和立法會的選舉；二是泛民主力量的集聚進而轉向對基層社區民眾的發動和鼓動，基層選民也將成為泛民未來爭取的重要票源。這些不僅會影響到選舉協調的理念和手法，也成為 2015 年區議會選舉的重要特點。

其次，在“佔中”和政改背景下，直接催生了具有這些元素的泛民選舉協調平台。這就是《社區公民約章》運動、泛民議會及地區泛民議會，這裏面既有“佔中”後泛民民主抗爭手法和民主理念的轉向問題，也有進一步利用兩級議會與建制派和特區政府的進行議會鬥爭的現實考慮，還有構建“立體式”對抗的雛形和企圖(上層建築層面的教育界鬥爭和傳媒輿論鬥爭，制度層面的兩級議會鬥爭，社會層面尤其是基層社會的民意鬥爭)。這些“後佔中”時期新的平

台的出現，不僅可以用於泛民政團之間的選舉協調，更是主導和發動基層民眾、爭奪民意的重要工具。設想當18區泛民議會建立、《社區公民約章》運動及其民主流動教室遍及全港的時候，香港的政治氣氛如何、地區對特區政府的施政影響又如何。因此，對“後佔中”時代泛民的民主理念和工作手法轉向問題一定要引起高度重視和有效應對。

再次，“佔中”發起人和參與人日益走向選舉的前台。“佔中”行動的主要發起人戴耀庭和陳建民本是高校的教師與學者，但是通過“佔中”走到了香港政制發展問題的前台，賺取到不少青年學子的盲目尊崇，因而在2015年區選中開始給傘兵組織的參選人撐場、站台，甚至對泛民選舉協調問題發表意見。另外，不少“佔中”的參與者變身傘兵參選2015年區議會，已成為一個不爭的事實，更有甚者，“佔中”中爆得大名的學民思潮召集人黃之鋒不惜通過對《立法會條例》提出司法覆核也想參加2016年立法會的選舉。由此可見，“佔中”因素已大大改變了今後香港的選舉生態。

## (二) 區議會和立法會聯動佈局

區議會選舉歷來都是立法會選舉的前奏。每一個政團之所以重視區選，就是想在區選中獲得更多的樁腳，以期在立法會地區直選當中獲得更多的支持，拿到更多的選票。而2015年區選除了這一作用之外，更因為這是在泛民與建制圍繞“佔中”和政改之後的首次正式較量，是衡量“票債票償”和人心向背的一次檢驗性戰役，更直接影響到2016年的立法會選舉，所以泛民和建制雙方都十分重視2015年的區議會選舉，雙方都實行“精兵策略”，都重視選舉協調，然而更為關鍵的是，都將區議會的選舉佈局與2016年的立法會選舉統一起來，提早謀劃，爭取戰略主動。

首先，泛民加大了區議會選舉的政治議題，希望區議會能夠承載立法會的政治功能。往屆區議會和立法會選舉的不同，主要在於區議會主打民生議題，而立法會主打政治議題。而在“佔中”和政改之後，泛民傳統政團日益激進，而傘兵和激進本土組織更是由“佔中”和政改應運而生，所以公民參與、社區自

主、監察政府、民主發展等政治性議題都成為泛民參選人選舉政綱和選舉議題當中的重要內容。這些議題也可以說是為泛民2016年立法會選舉所選用的政治議題的試水。泛民在2015年區議會選舉中增加政治性議題，以及拓展區議會的政治功能，乃是泛民一方面看到他們在立法會中的相對弱勢地位一時難以改變，而單純靠“拉布”阻撓政府施政也日益不得人心，另一方面也想把立法會的運作模式複製和延伸到全港18個區議會當中，這就是他們立法會泛民會議和18個地區泛民會議佈局的目的所在。

公民黨黨魁梁家傑在2015年區議會報名首日的一段話就真切反映出泛民的這一心理。他說，區議會不只修橋補路，更需要社區自主，公務使用應該受到監察，要真正服務市民，不能只用作補貼保皇黨，區議會議員也會成為行政長官選委，部分更會成為立法會議員，故不能忽略區議會有重要政治功能。<sup>7</sup>

其次，泛民從制度上加強了立法會和區議會之間的銜接、聯繫和協調。最突出的表現就是立法會泛民“飯盒會”改稱“泛民會議”，並且推動18區的區議會也建立地區泛民會議，加大了統籌整合，希望在全港形成一個合力。

再次，超級議席爭奪白熱化。區議會作為產生立法會議員的一個十分重要的功能界別，一共可產生6個議席。2015年區議會中，原區議會界別(一)的葉國謙和區議會界別(二)的陳婉嫻都沒有報名參選，於是泛民就對建制派中有可能循區議會界別(一)和(二)晉身立法會的參選人加強了圍堵力度，與之相應的，有可能爭取連任的超級議員何俊仁、馮檢基等在2015年區選中也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何俊仁所在的屯門樂翠選區共有6人報名參選，成為全港競爭最激烈的選區。

## (三) 協調與反協調的鬥爭一直持續

由於每一個政團都謀求選舉利益的最大化，加之香港政治生態正處於急速的變動之中，新政團的冒起、舊政團的分化，這些都為選舉協調工作帶來了難度和挑戰。由於政治光譜的明顯差異，泛民之間的選舉協調工作並非一帆風順，最終也還是出現了不少撞區現象。

首先，泛民為了顧全大局，在參選之初都盡力避免撞區。對泛民的主要政團發揮主要協調作用的是民主動力，它統籌協調民主黨、公民黨、工黨、民協、新民主同盟、職工盟、街工等傳統泛民政團在奉行“精兵策略”的背景下，一是各自政團鞏固地盤、謀求連任，二是力所能及向建制派主要政團進攻，因此他們之間 2015 年基本沒有出現撞區現象。<sup>8</sup> 另外，高登討論區主要協調傘兵和激進本土組織參選人，其在 2014 年底發佈的參選計劃中已經明確提出，“高登仔”要主攻泛民空白的選區，這就降低了協調的數量和難度。

其次，一些激進團體不服從泛民協調。民主動力副召集人鄭宇碩 2015 年 9 月 17 日曾指出，8 個泛民政黨和一些傘兵組織均已“完美協調”，僅剩十餘區可能會與未參與協調的組織撞區。實際上，“人民力量”和“熱血公民”並未參與協調，只是“人民力量”與民主動力有協議“互不攻擊，交換資訊”，因而並沒有出現衝突。<sup>9</sup> 但是“熱血公民”則不同，2015 年在多區與民主黨撞區。“熱血公民”成立於 2012 年 2 月，是近年在香港冒起的主打激進議題的本土派政治組織。該組織曾焚燒《香港基本法》，鼓吹“全民制憲”，參加“佔中”行動，多次組織參與以“反水貨客”為名的“光復”行動。“熱血公民”2015 年派出 6 人參加區議會選舉，而其中除深水埗元州及蘇屋選區是與民建聯參選人對撼外，其他 5 個選區都有 3 個以上參選人，當中都包括民主黨參選人。其中不僅有屯門樂翠選區的何俊仁，還有南區利東二選區的民主黨副主席羅健熙。<sup>10</sup>

再如傘兵組織“青年新政”，也多次聲明不服從民主動力協調。且民主動力召集人趙家賢也曾表示，其協調機制僅限於泛民政黨，對其他組織只作資訊平台角色。民主新政 2015 年共派出 9 人參加區選，其中 2 人對壘選區 7 個，對民主黨 2 區，對民建聯 3 區，對西九新動力/經民聯 1 區，對獨立人士 1 區。另 2 個選區都是 3 人參選，其中 1 區是對陣民建聯和民主黨的參選人，另 1 區是對陣西九新動力/經民聯和獨立的參選人。<sup>11</sup>

另一傘兵組織“北區動源”也不認同泛民的協調。其在北區祥華選區的參選人黃嘉浩就說，他們早

於民主黨在當地落區，曾也曾兩次與民主黨溝通，但都“冇乜成果”，“民主黨寸步不讓”，最後也只有撞區的結果。<sup>12</sup>

但是總體來看，傘兵與泛民的撞區比例還是很低的。據民主動力統計，它經過與 14 個傘兵組織的交流溝通，“已將撞區情況盡量減少”。最後泛民與傘兵僅有 6 處撞區，分別是葵青的青發、長安選區，油尖旺區的大南選區，中西區的堅摩選區，北區的祥華選區，觀塘的秀茂坪南選區，相撞的傘兵組織有青發生活關注組、青年新政、北區動源、東九龍社區關注組等 4 家，6 個選區的泛民則都是民主黨參選人。<sup>13</sup>

再次，泛民政團因選舉協調不力而導致內部分化。在正式報名前，民主黨和新民主同盟都因內部選舉協調問題而出現退黨現象。2015 年 9 月 20 日，因想參選沙田利安選區而兩次都不獲民主黨新界東支部支持的麥潤培，率鄭智揚、鄭美娜、徐嘉輝、宋寶欣、李志宏、黃浩鋒等 7 人集體退出民主黨，最終以“民主動力”的身份參選利安選區。同樣因參選問題而不獲新民主同盟支持的成員衛慶祥、容溟舟等人也宣佈退黨，分別參選沙田市中心選區和沙田大水坑選區，前者以“泛民區選聯盟”的名義，後者報稱獨立身份。<sup>14</sup> 而退黨的麥潤培、衛慶祥和容溟舟卻攜起手來，在 2015 年 10 月 13 日一起報名參選，並以“泛民參選同盟”的名義在 Facebook 上集中推介宣傳。另外，被民主黨開除出黨的黃成智和因理念不同而退出民主黨的狄志遠籌組“第三條道路”的參政平台“新思維”，在 2015 年也派出 3 人出選區議會，其中黃成智參選北區粉嶺南選區。

#### (四) 將協調作為吸引選票的重要手段

由於泛民的很多選舉協調工作都是公開進行的，其協調平台還借助於媒體和互聯網發佈信息、營造輿論、博取認同，因此這一選舉協調本身就具有了助選的功能。但是，泛民對 2015 年區選的協調工作用力更深，思考更精，手法更細，已經超出了一般性、籠統性的助選意涵，而是直接走向前台，作為一個重要抓手和媒質，成為全港泛民一體化拜票、吸票的重要工具。

泛民區選協調平台民主動力通過搭建“泛民區

選聯盟”這一平台，將它所統籌協調的8個主要泛民政團的參選人共計213人，與其選區對應之後，在報紙上打出廣告，號召全港選民在投票時都要支持名單中的各選區中的泛民參選人，而不要支持建制派參選人，“以抗衡建制派壟斷區議會”，達到“革新議會，社區自主”的目的。<sup>15</sup>這是2015年泛民區選協調的一個新的特點。

#### 四、從區選協調看泛民陣營的今後走勢

區選協調是泛民陣營的一個十分具體的工作面向，但是由於其工作之重要，牽一髮而動全身，見微知著，由此可一定程度上判斷出他們今後的思想和行為取態，甚至發展變化趨勢。

##### (一) 多維發展和統合聯動成為主要政治生活常態

從“佔中”、政改以及2015年區選可以看出，泛民陣營的多維發展和統合聯動基本成為當前主要政治生活中的常態。這一政治生活常態的主要特點是，泛民陣營的思想和行為取態日益激進，步調日趨整齊化，與建制、特區政府、甚至中央的對立日趨顯性和直接。除了政治議題如此外，並且延伸至教育、傳媒、民生、經濟等其他領域，社會政治化程度日趨升溫。<sup>16</sup>

2015年區選結果有三個方面可以支撐上述判斷：一是泛民陣營所得議席整體上升的背景，相對溫和的泛民傳統政團民主黨的議席卻比上屆下降4席，說明其基本立場已受到社會激進政治氛圍的挑戰；二是從成立以來就相對激進，並且2012年立法會選舉以來就大力鼓吹“港人優先，守護本土”理念的新民主同盟在2015年區選取得重大勝利。派出的16個參選人中，勝出15人，勝選比率為93.75%。這就說明該政團所宣揚的激進本土理念得到了不少市民的認同。三是由“佔中”直接催生的傘兵組織和本土激進勢力在2015年選舉中獲得8個議席<sup>17</sup>，標誌着近年冒起的香港青年激進力量已經從社運領域正式步入法定政治架構當中，這既是社會對青年激進政治

力量的認同，也會進一步加劇社會整體政治氛圍的青年化和激進化。

##### (二) 泛民陣營對2016年立法會選舉的協調力度將會進一步增強

這不僅是因為兩大陣營全面對立的社會大背景的推動，更在於泛民陣營近年來在政治領域的切身感受，主要觸點有三：一是對2012年建制陣營立法會地區直選“神乎其技”選舉佈局的反思；二是在“佔中”和“反政改”行動中所形成的合作與“抱團”意識；三是對2015年區選經驗教訓的總結。<sup>18</sup>

##### (三) 泛民陣營逐步構建新模式

泛民陣營逐步構建起兩對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工作系統、工作平台或行為模式。一種利用建制平台來打造，就是運用立法會泛民會議自上而下指導18區地區泛民議會的運作和工作方向，同時18區地區議會也會自下而上與立法會帶來地區性議題和全港範圍的地區性支持。一種利用社會渠道來打造，就是泛民通過教育、傳媒等上層建築手段自上而下來引領社會輿論、鼓動青年學子，同時，沉潛在地區的泛民則通過公民參與、社區自主、民主啟蒙、地區本位等賣點鼓動基層市民自下而上與之相呼應。由於有泛民政團在背後，並且這時的泛民政團有着良好的合作機制，就使得這兩對工作系統既相互獨立，又相互合作，在某些政治節點上還可產生共振效應，其威力則會進一步增加。可以想見，這兩對工作系統將會成為未來泛民陣營最為重要的工作抓手。

##### (四) 泛民陣營加大統一化也出現加速分化

從當前實踐以及辯證角度看，泛民陣營在加大統一化行動的同時，其內部的分化過程也在相應地加速。一方面，新的青年群體和本土組織表現出較強烈的反建制、反傳統泛民政團的思想傾向和行動；另一方面，傳統泛民政團內部不斷出現質疑聲音，思想游離、行為分化現象不絕於縷。於是泛民陣營就呈現出一個動態三維格局：一是傳統泛民政團逐漸演變成較為激進的一翼，二是由激進青年和本土組織構成的最為激進一翼<sup>19</sup>，三是從前二者分化出的溫和一

翼。如果香港政治局勢沒有大的變化，泛民陣營的這種三維結構將會處於較長期的動態平衡之中。

## 註釋：

- <sup>1</sup> 黃文萱：《泛民區選至少 14 區相撞》，載於《星島日報》，2015 年 9 月 18 日。
- <sup>2</sup> 據《蘋果日報》統計，2015 年區選泛民、傘兵、獨立三股力量總共在 343 個選區挑戰建制，佔區選 431 個議席總數的 79.58%。見《343 區：泛民、傘兵、獨立挑戰建制》，載於《蘋果日報》，2015 年 10 月 18 日。
- <sup>3</sup> 《“本土派”六人參選撞區，追擊民主黨》，載於《星島日報》，2015 年 10 月 12 日。
- <sup>4</sup> 梁嘉怡：《“東區泛民議會”成立 圖拉攏新人左右選情》，載於《文匯報》，2015 年 9 月 11 日。
- <sup>5</sup> 《兩兩傘組織灣仔撞區，陳建民：實在莫名其妙》，載於《明報·即時新聞》，2015 年 10 月 10 日。
- <sup>6</sup> 鄭治祖：《戴耀庭撐“2047”傘兵 撞區撼訟黨》，載於《文匯報》，2015 年 10 月 10 日。
- <sup>7</sup> 《公民黨派 25 人參選，盼九龍東零的突破》，載於《蘋果日報》，2015 年 10 月 2 日。
- <sup>8</sup> 根據《蘋果日報》的統計，在 2015 年區選中，泛民與建制對決的有 161 區，傘兵挑戰建制的有 30 區，獨立挑戰建制的有 82 區，泛民與傘兵撞區的僅有 6 區，泛民、傘兵、獨立、建制四個類型都有的僅有 2 區，因此，2015 年泛民選舉協調總的來說是成功的。見《343 區：泛民、傘兵、獨立挑戰建制》，載於《蘋果日報》，2015 年 10 月 18 日。
- <sup>9</sup> 同註 1。
- <sup>10</sup> 熱血公民 6 個參選人中，不僅與民建聯對決失敗，而其他 5 個狙擊民主黨的選區，民主黨除在南區利東一和利東二選區勝出外，其他 3 個選區民主黨都失敗，其中民建聯、工聯會和獨立人士各勝 1 席。可見，熱血公民對民主黨的殺傷明顯，民主黨的失敗率是 60%。
- <sup>11</sup> 區選結束後，青年新政 9 人中僅 1 人當選，是在九龍城黃埔西與獨立人士的對決。其他對政黨人士的對決中，青年新政全部失敗；在 2 個 3 人參選區中，青年新政不僅都落敗，勝出者都是建制派參選人，分別是九龍城黃埔東的梁美芬(西九新動力/經民聯)和葵青長安的羅競成(民建聯)。
- <sup>12</sup> 魯力：《反對派區選敗局難免》，載於《大公報》，2015 年 10 月 22 日。
- <sup>13</sup> 陳雪玲：《泛民區選聯盟，薦 213 人出戰，與傘兵協調後，減至 6 區對撼》，載於《蘋果日報》，2015 年 10 月 26 日。且在最終的選舉結果中，民主黨除在北區祥華選區取勝外，其他 5 區全部失敗，這裏面有協調不力撞區的因素，也有民主黨在選區自身實力不足的因素，不能將其失敗全部歸咎於撞區。如在觀塘秀茂坪南選區，東九龍社區關注組和民主黨所獲選票之和為 1,008 票，而另一獨立人士所得選票是 2,418 票，相差 1,410 票，明顯是實力不足，而不能將民主黨的失敗歸罪於傘兵的參選。
- <sup>14</sup> 從 2015 年選舉結果看，3 人在地區都具有較大實力，在沒有相關政團支持情況下，都高票當選。麥潤培以民主動力名義參選，獲得 3,938 票；衛慶祥以泛民區選聯盟名義參選，獲得 2,759 票；容溟舟以獨立身份參選，獲得 2,964 票；3 人都同時擊敗民建聯的參選人。另外，衛和容都是選前退黨，如果繼續留在所屬政團內，也就意味着 2015 年區選新民主同盟將會獲得 17 個席位。由此也可見新民主同盟在新界東不可小覷的地區精英能力。
- <sup>15</sup> 同註 13。
- <sup>16</sup> 比如，公專聯政策召集人黎廣德就在《蘋果日報》上散步謬論，稱“高大賣海港”成為當前特區政府“管治敗壞新指標”。他所謂的“高大賣海港”，就是目前在香港引起社會關注的一系列事件(高指高鐵工程、大指港珠澳大橋工程、賣指大窩坪賣地、海指尖沙咀海濱活化項目、港指港大副校長風波)，但是反對派卻將這些經濟、民生、教育等一般社會性事件都政治化，矛頭指向特區政府，甚至意在加劇與內地的緊張關係。黎廣德：《管治敗壞新指標》，載於《蘋果

日報》，2015年10月22日。

- <sup>17</sup> 2015年傘兵勝出的8個選區是：灣仔大坑、東區漁灣、東區太古城、九龍城黃埔西、觀塘樂華北、元朗錦繡花園、沙田松田、沙田王屋。
- <sup>18</sup> 2015年選舉結束後，泛民陣營最重要的選舉協調機構民主動力就表示，2015年泛民區選聯盟所派出的226個參選人，勝出105人，勝率是46.4%，高於上屆的42.3%，成績超過預期。這種選舉協調結果以及社會日益鮮明的兩大陣營對立態勢，都會進一步強化泛民陣營在香港重大政治事件中的統一協調步驟，即將到來的新界東立法會議席補選又是一個很好的檢驗樣本。
- <sup>19</sup> 在區選結束不及一月的12月13日，在土瓜灣選區競選2015年區議會議席而落敗的社民連成員楊繼昌就發起成立了香港民主進步黨。該黨效法台灣民進黨，以港人自決為最高綱領，以“活化泛民，導正本土，傘後民進，守護我城”為發展目標，具有明顯的本土和激進傾向。香港民主進步黨的成立，一方面迎合了2015年區選所反映出的香港新生青年政治力量和本土思潮泛起的趨勢，另一方面也意味着激進政黨進一步裹挾各支泛民力量，希圖將青年和本土力量整合進激進派的戰車，進一步加大與特區政府的對立和與內地的區隔。